

中國佛教思想 資料選編

第一卷

石 岐 樓宇烈 方立天 許抗生 葉露明編

中華書局

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

第一卷

石峻 樓宇烈

方立天 許抗生 樂壽明 編

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

第一卷

石峻 樓宇烈
方立天 許抗生 樂壽明 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4^{5/8}。印張·325 千字

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8,600 冊

統一書號：2018·172 定價：1.65 元

牟 子

【簡介】牟子理惑論全文載梁僧佑編弘明集卷一，作者題爲漢牟融，題名下又有小注：“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。”此論全文前有序，是爲牟子傳，後有跋，中有本論三十七篇。唐宋以後，清末以前，沒有單行本流傳。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、唐李善文選注、宋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牟子若干條，雖文字略有異同，但大體上都在今本牟子理惑論中。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類，有牟子二卷，注云漢太尉牟融撰，很可能就是指此文。此後，新舊兩唐書藝文志都有著錄。所以，牟子理惑論爲漢魏時期的舊帙，似無可疑。但是，據現存此論全文情況看，論文作者不一定是一人，更不一定就是牟融或牟子博，而很可能是經過多人之手加工、刪補編輯而成。

因此，關於牟子理惑論的真偽問題，國內外學者一直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看法，或認其爲全真，或證其爲全僞，迄無定論。這方面的爭議情況，讀者可參閱近人周叔迦牟子叢殘、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卷、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等書的有關部份，這裏就不再一一贅述了。儘管如此，我們認爲牟子理惑論一文所涉及的内容相當廣泛，其中部份事蹟也多與歷史情況大體相符，因而仍不失爲現存介紹我國早期佛教思想狀況的重要著述之一。現全文照錄，以供研究。

一、理惑論

车子既修經傳諸子，書無大小，靡不好之。雖不樂兵法，然猶讀焉。雖讀神仙不死之書，抑而不信，以爲虛誕。是時靈帝崩後，天下擾亂，獨交州差安。北方異人，咸來在焉，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。時人多有學者。车子常以五經難之，道家術士，莫敢對焉。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。先是時，车子將母避世交趾，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。太守聞其守學，謁請署吏。時年方盛，志精於學，又見世亂，無仕宦意，竟遂不就。是時諸州郡相疑，隔塞不通，太守以其博學多識，使致敬荊州。车子以爲榮爵易讓，使命難辭，遂嚴當行。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，復稱疾不起。牧弟爲豫章太守，爲中郎將笮融所殺。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，恐外界相疑，兵不得進。牧乃請车子曰：“弟爲逆賊所害，骨肉之痛，憤發肝心。當遣劉都尉行，恐外界疑難，行人不通。君文武兼備，有專對才。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，假塗於通路，何如？”车子曰：“被秣伏櫪，見遇日久，烈士忘身，期必聘効。”遂嚴當發。會其母卒亡，遂不果行。久之，退念以辯達之故，輒見使命，方世擾攘，非顯己之秋也。乃歎曰：“老子絕聖棄智，修身保真，萬物不干其志，天下不易其樂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故可貴也。”於是銳志於佛道，兼研老子五千文。含玄妙爲酒漿，翫五經爲琴簧。世俗之徒多非之者，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。欲爭則非道，欲默則不能，遂以筆墨之間，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，名曰车子理惑云。

或問曰：佛從何出生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？皆何施行，狀何類乎？车子曰：富哉問也！請以不敏，略說其要。蓋聞佛化之爲狀

也，積累道德數千億載，不可紀記。然臨得佛時，生於天竺，假形於白淨王夫人，晝寢夢乘白象，身有六牙，欣然悅之，遂感而孕。以四月八日，從母右脅而生，墮地行七步，舉右手曰：“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。”時天地大動，宮中皆明。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，廐中白馬亦乳白駒。奴字車匿，馬曰犍陁，王常使隨太子。太子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身長丈六，體皆金色，頂有肉髻，頰車如師子，舌自覆面，手把千輻輪，頂光照萬里，此略說其相。年十七，王爲納妃，鄰國女也。太子坐則遷座，寢則異牀，天道孔明，陰陽而通，遂懷一男，六年乃生。父王珍偉太子，爲興宮觀，妓女寶玩，並列於前。太子不貪世樂，意存道德。年十九，二月八日夜半，呼車匿，勒犍陁跨之，鬼神扶舉，飛而出宮。明日廓然，不知所在。王及吏民莫不歎歎，追之及田。王曰：“未有爾時，禱請神祇。今既有爾，如玉如珪。當續祿位，而去何爲？”太子曰：“萬物無常，有存當亡。今欲學道，度脫十方。”王知其彌堅，遂起而還。太子徑去，思道六年，遂成佛焉。所以孟夏之月生者，不寒不熱，草木華英，釋狐裘，衣絺綌，中呂之時也。所以生天竺者，天地之中，處其中和也。所著經凡有十二部，合八億四千萬卷。其大卷萬言已下，小卷千言已上。佛教授天下，度脫人民，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。其經戒續存，履能行之，亦得無爲，福流後世。持五戒者，一月六齋。齋之日，專心壹意，悔過自新。沙門持二百五十戒，日日齋，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。威儀進止，與古之典禮無異。終日竟夜，講道誦經，不預世事。老子曰：“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”其斯之謂也。

問曰：何以正言佛，佛爲何謂乎？牟子曰：佛者，諡號也。猶名三皇神，五帝聖也。佛乃道德之元祖，神明之宗緒。佛之言覺也，恍惚變化，分身散體，或存或亡，能小能大，能圓能方，能老能少，能隱能彰，蹈火不燒，履刃不傷，在污不染，在禍無殃，欲行則飛，坐則

揚光，故號爲佛也。

問曰：何謂之爲道，道何類也？牟子曰：道之言導也，導人致於無爲，牽之無前，引之無後，舉之無上，抑之無下，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四表爲大，統緹其外，毫釐爲細，間關其內，故謂之道。

問曰：孔子以五經爲道教，可拱而誦，履而行。今子說道，虛無恍惚，不見其意，不指其事，何與聖人言異乎？牟子曰：不可以所習爲重，所希爲輕，惑於外類，失於中情。立事不失道德，猶調弦不失宮商，天道法四時，人道法五常。老子曰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，“可以爲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強字之曰道。”道之爲物，居家可以事親，宰國可以治民，獨立可以治身，履而行之，充乎天地，廢而不用，消而不離。子不解之，何異之有乎？

問曰：夫至實不華，至辭不飾。言約而至者麗，事寡而達者明。故珠玉少而貴，瓦礫多而賤。聖人制七經之本，不過三萬言，衆事備焉。今佛經卷以萬計，言以億數，非一人力所能堪也，僕以爲煩而不要矣。牟子曰：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，以其深廣也。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，以其高大也。若高不絕山阜，跋羊凌其巔；深不絕涓流，孺子浴其淵。麒麟不處苑囿之中，吞舟之魚，不遊數仞之谿。剖三寸之蚌，求明月之珠，探枳棘之巢，求鳳凰之雛，必難獲也。何者？小不能容大也。佛經前說億載之事，卻道萬世之要，太素未起，太始未生，乾坤肇興，其微不可握，其纖不可入。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，剖析其寂窈妙之內，靡不紀之，故其經卷以萬計，言以億數，多多益具，衆衆益富，何不要之有？雖非一人所堪，譬若臨河飲水，飽而自足，焉知其餘哉！

問曰：佛經衆多，欲得其要，而棄其餘；直說其實，而除其華。牟子曰：否！夫日月俱明，各有所照。二十八宿，各有所主。百藥並生，各有所愈。狐裘備寒，絺綌御暑。舟輿異路，俱致行旅。孔

子不以五經之備，復作春秋孝經者，欲博道術、恣人意耳。佛經雖多，其歸爲一也，猶七典雖異，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。孝所以說多者，隨人行而與之。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，而仲尼答之各異，攻其短也。何棄之有哉！

問曰：佛道至尊至大，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？七經之中，不見其辭。子既耽詩書，悅禮樂，奚爲復好佛道、喜異術？豈能踰經傳，美聖業哉！竊爲吾子不取也。牟子曰：書不必孔丘之言，藥不必扁鵲之方，合義者從，愈病者良。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。子貢云：“夫子何常師之有乎？”堯事尹壽，舜事務成，且學呂望，丘學老聃，亦俱不見於七經也。四師雖聖，比之於佛，猶白鹿之與麒麟，燕鳥之與鳳凰也。堯舜周孔且猶學之，況佛身相好變化，神力無方，焉能捨而不學乎！五經事義，或有所闕，佛不見記，何足怪疑哉！

問曰：云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何其異於人之甚也？殆富耳之語，非實之云也。牟子曰：諺云：少所見，多所怪，覩駝駝言馬腫背。堯眉八彩，舜目重瞳子，皋陶鳥喙，文王四乳，禹耳三漏，周公背僂，伏羲龍鼻，仲尼反頤，老子日角月玄，鼻有雙柱，手把十文，足蹈二五，此非異於人乎？佛之相好，奚足疑哉！

問曰：孝經言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曾子臨沒，“啟予手，啟予足”。今沙門剃頭，何其違聖人之語，不合孝子之道也。吾子常好論是非，平曲直，而反善之乎？牟子曰：夫訕聖賢不仁，平不中不智也。不仁不智，何以樹德？德將不樹，頑嚚之儔也，論何容易乎！昔齊人乘船渡江，其父墮水，其子攘臂摔頭顛倒，使水從口出，而父命得穌。夫摔頭顛倒，不孝莫大，然以全父之身；若拱手修孝子之常，父命絕於水矣。孔子曰：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。所謂時宜施者也。且孝經曰：先王有至德要道，而秦伯短髮文身，自從

吳越之俗，違於身體髮膚之義。然孔子稱之“其可謂至德矣”，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。由是而觀，苟有大德，不拘於小。沙門捐家財，棄妻子，不聽音，不視色，可謂讓之至也，何違聖語不合孝乎！豫讓吞炭漆身，聶政剜面自刑，伯姬蹈火，高行截容，君子以為勇而有義，不聞譏其自毀沒也。沙門剃除鬚髮，而比之於四人，不已遠乎！

問曰：夫福莫踰於繼嗣，不孝莫過於無後。沙門棄妻子，捐財貨，或終身不娶，何其違福孝之行也？自苦而無奇，自拯而無異矣。牟子曰：夫長左者必短右，大前者必狹後。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。妻子財物，世之餘也；清躬無爲，道之妙也。老子曰：“名與身孰親，身與貨孰多。”又曰：“觀三代之遺風，覽乎儒墨之道術，誦詩書，修禮節，崇仁義，視清潔，鄉人傳業，名譽洋溢。此中士所施行，恬淡者所不恤。故前有隋珠，後有虓虎，見之走而不敢取，何也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。”許由栖巢木，夷齊餓首陽，孔聖稱其賢曰：“求仁得仁者也。”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。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，反淑賢以質妻子之歡，是不爲奇，孰與爲奇，是不爲異，孰與爲異哉！

問曰：黃帝垂衣裳，製服飾，箕子陳洪範，貌爲五事首。孔子作孝經，服爲三德始。又曰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。原憲雖貧，不離華冠。子路遇難，不忘結纓。今沙門剃頭髮，披赤布，見人無跪起之禮，威儀無盤旋之容止，何其違貌服之制，乖搢紳之飾也。牟子曰：老子云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”三皇之時，食肉衣皮，巢居穴處，以崇質朴，豈復須章黼之冠，曲裘之飾哉！然其人稱有德而敦龐，允信而無爲。沙門之行，有似之矣。或曰：如子之言，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，棄而不足法也？牟子曰：夫見博則不迷，聽聰則不惑。堯舜周孔，修世事也；佛與老子，無爲志也。

仲尼栖栖，七十餘國；許由聞禪，洗耳於淵。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，不溢其情，不淫其性，故其道爲貴。在乎所用，何棄之有乎！

問曰：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，僕不信此言之審也。牟子曰：人臨死，其家上屋呼之。死已，復呼誰？或曰：呼其魂魄。牟子曰：神還則生，不還，神何之乎？曰：成鬼神。牟子曰：是也。魂神固不滅矣，但身自朽爛耳。身譬如五穀之根葉，魂神如五穀之種實；根葉生必當死，種實豈有終亡，得道身滅耳。老子曰：“吾所以有大患，以吾有身也。若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！”又曰：“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或曰，爲道亦死，不爲道亦死，有何異乎？牟子曰：所謂無一日之善，而問終身之譽者也。有道雖死，神歸福堂；爲惡既死，神當其殃。愚夫闇於成事，賢智預於未萌。道與不道，如金比草，善之與福，如白方黑，焉得不異，而言何異乎？

問曰：孔子云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此聖人之所紀也。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，鬼神之務，此殆非聖喆之語也。夫履道者，當虛無澹泊，歸志質朴，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，說鬼神之餘事乎？牟子曰：若子之言，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。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，以此抑之耳。孝經曰：“爲之宗廟，以鬼享之，春秋祭祀，以時思之。”又曰：“生事愛敬，死事哀感。”豈不教人事鬼神、知生死哉？周公爲武王請命曰：“且多才多藝，能事鬼神。”夫何爲也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，非此類乎？老子曰：“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”又曰：“用其光，復其明，無遺身殃。”此道生死之所趣，吉凶之所住。至道之要，實貴寂寞。佛家豈好言乎？來問不得不對耳。鐘鼓豈有自鳴者？桴加而有聲矣。

問曰：孔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，曰：“吾聞用夏變夷，未聞用夷變夏者也。”吾子弱冠學

堯舜周孔之道，而今舍之，更學夷狄之術，不已惑乎！牟子曰：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。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，而闕道德之實；闕炬燭之明，未覩天庭之日也。孔子所言，矯世法矣。孟軻所云，疾專一耳。昔孔子欲居九夷，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及仲尼不容於魯衛，孟軻不用於齊梁，豈復仕於夷狄乎？禹出西羌而聖喆，瞽叟生舜而頑嚚，由余產狄國而霸秦，管蔡自河洛而流言。傳曰：“北辰之星，在天之中，在人北之北。”以此觀之，漢地未必爲天中也。佛經所說，上下周極含血之類，物皆屬佛焉，是以吾復尊而學之，何爲當捨堯舜周孔之道？金玉不相傷，精魄不相妨，謂人爲惑，時自惑乎！

問曰：蓋以父之財乞路人，不可謂惠。二親尚存，殺己代人，不可謂仁。今佛經云：“太子須大拏，以父之財，施與遠人，國之寶象，以賜怨家，妻子勾與他人。”不敬其親，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；不愛其親，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。須大拏不孝不仁，而佛家尊之，豈不異哉？牟子曰：五經之義，立嫡以長。太王見昌之志，轉季爲嫡，遂成周業，以致太平。娶妻之義，必告父母。舜不告而娶，以成大倫。貞士須聘請，賢臣待徵召。伊尹負鼎干湯，寧戚叩角要齊，湯以致王，齊以之霸。禮，男女不親授，嫂溺則援之以手，權其急也。苟見其大，不拘於小，大人豈拘常也。須大拏觀世之無常，財貨非己寶，故恣意布施，以成大道。父國受其祚，怨家不得入，至於成佛，父母兄弟皆得度世。是不爲孝，是不爲仁，孰爲仁孝哉！

問曰：佛道崇無爲，樂施與，持戒兢兢，如臨深淵者。今沙門耽好酒漿，或畜妻子，取賤賣貴，專行詐給，此乃世之僞，而佛道謂之無爲耶？牟子曰：工(公)輪能與人斧斤繩墨，而不能使人巧；聖人能授人道，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。皋陶能罪盜人，不能使貪夫爲夷齊；五刑能誅無狀，不能使惡人爲曾閔。堯不能化丹朱，周公不能

訓管蔡，豈唐教之不著，周道之不備哉？然無如惡人何也。譬之世人學通七經，而迷於財色，可謂六藝之邪姪乎！河伯雖神，不能溺陸地人，飄風雖疾，不能使洪水揚塵。當患人不能行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！

問曰：孔子稱：“奢則不遜，儉則固，與其不遜也，寧固。”叔孫曰：“儉者德之恭，侈者惡之大也。”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，盡貨與人爲貴，豈有福哉？牟子曰：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。仲尼之言，疾奢而無禮，叔孫之論，刺嚴公之刻楹，非禁布施也。舜耕歷山，恩不及州里，太公屠牛，惠不逮妻子，及其見用，恩流八荒，惠施四海。饒財多貨，貴其能與，貧困屢空，貴其履道。許由不貪四海，伯夷不甘其國，虞卿捐萬戶之封，救窮人之急，各其志也。僖負羈以壹殮之惠，全其所居之間。宣孟以一飯之故，活其不貲之軀。陰施出於不意，陽報皎如白日。況傾家財，發善意，其功德巍巍如嵩泰，悠悠如江海矣。懷善者應之以祚，挾惡者報之以殃，未有種稻而得麥，施禍而獲福者也。

問曰：夫事莫過於誠，說莫過於實。老子除華飾之辭，崇質朴之語。佛經說不指其事，徒廣取譬喻。譬喻非道之要，合異爲同，非事之妙。雖辭多語博，猶玉屑一車，不以爲寶矣。牟子曰：事嘗共見者，可說以實。一人見一人不見者，難與誠言也。昔人未見麟，問嘗見者：“麟何類乎？”見者曰：“麟如麟也。”問者曰：“若吾嘗見麟，則不問子矣；而云麟如麟，寧可解哉！”見者曰：“麟，麀（麀）身牛尾鹿蹄馬背。”問者霍解。孔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老子云：“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。”又曰：“譬道於天下，猶川谷與江海。”豈復華飾乎！論語曰：“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。”引天以比人也。子夏曰：“譬諸草木。”區以別之矣。詩之三百，牽物合類，自諸子織緯，聖人祕要，莫不引譬取喻，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！

問曰：人之處世，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，樂歡逸而憚勞倦。黃帝養性，以五肴爲上。孔子云：“食不厭精，餽不厭細。”今沙門被赤布，日一食，閉六情，自畢於世。若茲，何聊之有？牟子曰：富與貴是人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；貧與賤是人之所惡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老子曰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，聖人爲腹不爲目。”此言豈虛哉！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。許由巢父栖木而居，自謂安於帝宇。夷齊餓於首陽，自謂飽於文武。蓋各得其志而已，何不聊之有乎？

問曰：若佛經深妙靡麗，子胡不談之於朝廷，論之於君父，修之於閨門，接之於朋友，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？牟子曰：子未達其源，而問其流也。夫陳俎豆於壘門，建旌旗於朝堂，衣狐裘以當蕤賓，被絺綌以御黃鐘，非不麗也，乖其處、非其時也。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，賈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，功無分寸，過有丈尺矣。老子曰：“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而笑之。”吾懼大笑，故不爲談也。渴不必待江河而飲，井泉之水何所不飽，是以復治經傳耳。

問曰：漢地始聞佛道，其所從出耶？牟子曰：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，身有日光，飛在殿前，欣然悅之。明日，博問羣臣：“此爲何神？”有通人傅毅曰：“臣聞天竺有得道者，號之曰佛，飛行虛空，身有日光，殆將其神也。”於是上悟，遣使者張騫、羽林郎中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，於大月支(氏)寫佛經四十二章，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。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，於其壁畫千乘萬騎，繞塔三匝，又於南宮清涼臺，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。明帝存時，預修造壽陵，陵曰顯節，亦於其上作佛圖像。時國豐民甯，遠夷慕義，學者由此而滋。

問曰：老子云：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”又曰：“大辯若訥，大巧若拙”，“君子恥言過行”。設沙門有至道，奚不坐而行之，何復談是非、論曲直乎！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。牟子曰：來春當大飢，今秋不食，黃鍾應寒，蕤賓重裘，備預雖早，不免於愚。老子所云，謂得道者耳。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！大道一言而天下悅，豈非大辯乎！老子不云乎？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身既退矣，又何言哉！今之沙門，未及得道，何得不言？老氏亦猶言也，如其無言，五千何述焉？若知而不言，可也。既不能知，又不能言，愚人也。故能言不能行，國之師也；能行不能言，國之用也；能行能言，國之寶也。三品各有所施，何德之賤乎！唯不能言，又不能行，是謂賤也。

問曰：如子之言，徒當學辯達，修言論，豈復治情性，履道德乎？牟子曰：何難悟之甚乎！夫言語談論，各有時也。璩瑗曰：“國有道則直，國無道則卷而懷之。”甯武子曰：“國有道則智，國無道則愚。”孔子曰：“可與言而不與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言，失言。”故智愚自有時，談論各有意，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！

問曰：子云佛道至尊至快，無爲澹泊，世人學士多譏毀之，云其辭說靡落難用，虛無難信，何乎？牟子曰：至味不合於衆口，大音不比於衆耳。作咸池，設大章，發簫韶，詠九成，莫之和也。張鄭衛之弦，歌時俗之音，必不期而拊手也。故宋玉云：“客歌於郢，爲下里之曲，和者千人。引商徵角，衆莫之應。”此皆悅邪聲，不曉於大度者也。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謗堯舜，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，皆眈小而忽大者也。夫聞清商而謂之角，非彈弦之過，聽者之不聰矣。見和璧而名之石，非璧之賤也，視者之不明矣。神蛇能斷而復續，不能使人不斷也。靈龜發夢於宋元，不能免豫且之網。大道無爲，非俗所見。不爲譽者貴，不爲毀者賤。用不用自天也，行不行乃時也，信不信其命也。

問曰：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，其辭富而義顯，其文熾而說美，得無非其誠，是子之辯也。牟子曰：非吾辯也，見博故不惑耳。問曰：見博其有術乎？牟子曰：由佛經也。吾未解佛經之時，惑甚於子，雖誦五經，適以爲華，未成實矣。吾既觀佛經之說，覽老子之要，守恬淡之性，觀無爲之行，還視世事，猶臨天井而闕溪谷，登嵩岱而見丘垤矣。五經則五味，佛道則五穀矣。吾自聞道已來，如開雲見白日，炬火入冥室焉。

問曰：子云佛經如江海，其文如錦繡，何不以佛經答吾問，而復引詩書，合異爲同乎？牟子曰：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，飢者不必待廩倉而飽，道爲智者設，辯爲達者通，書爲曉者傳，事爲見者明。吾以子知其意，故引其事。若說佛經之語，談無爲之要，譬對盲者說五色，爲聾者奏五音也。師曠雖巧，不能彈無弦之琴，狐貉雖煇，不能熱無氣之人。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，伏食如故，非牛不聞，不合其耳矣。轉爲蚩蚩之聲，孤犢之鳴，卽掉尾奮耳，蹀躞而聽。是以詩書理子耳。

問曰：吾昔在京師，入東觀，遊太學，視俊士之所規，聽儒林之所論，未聞修佛道以爲貴，自損容以爲上也。吾子曷爲耽之哉？夫行迷則改路，術窮則反故，可不思歟？牟子曰：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，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，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，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。老子曰：“名者身之害，利者行之穢。”又曰：“設詐立權，虛無自貴。”修閨門之禮術，時俗之際會，赴趣間隙，務合當世，此下士之所行，中士之所廢也。況至道之蕩蕩，上聖之所行乎？杳兮如天，淵兮如海，不合闕牆之士，數仞之夫，固其宜也。彼見其門，我覩其室；彼採其華，我取其實；彼求其備，我守其一。子速改路，吾請履之。故禍福之源，未知何若矣。

問曰：子以經傳之辭、華麗之說，褒讚佛行，稱譽其德，高者陵

青雲，廣者踰地圻，得無踰其本、過其實乎？而僕譏刺，頗得疹中而其病也！牟子曰，吁！吾之所褒，猶以塵埃附嵩泰，收朝露投江海；子之所謗，猶握瓢觚欲滅江海，躡耕耒欲損崑崙，側一掌以翳日光，舉土塊以塞河衝。吾所褒不能使佛高，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。

問曰：王喬赤松，入仙之錄，神書百七十卷，長生之事，與佛經豈同乎？牟子曰：比其類，猶五霸之與五帝，陽貨之與仲尼；比其形，猶丘垤之與華恆，涓瀆之與江海；比其文，猶虎鞞之與羊皮，斑紵之與錦繡也。道有九十六種，至於尊大，莫尚佛道也。神仙之書，聽之則洋洋盈耳，求其效，猶握風而捕影。是以大道之所不取，無爲之所不貴，焉得同哉！

問曰：爲道者或辟穀不食，而飲酒啖肉，亦云老氏之術也。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，而反食穀，何其乖異乎？牟子曰：衆道叢殘，凡有九十六種，澹泊無爲，莫尚於佛。吾觀老氏上下之篇，聞其禁五味之戒，未覩其絕五穀之語，聖人制七典之文，無止糧之術。老子著五千之文，無辟穀之事。聖人云：食穀者智，食草者癡，食肉者悍，食氣者壽。世人不達其事，見六禽閉氣不息，秋冬不食，欲效而爲之。不知物類各自有性，猶磁石取鐵，不能移毫毛矣。

問曰：穀寧可絕不？牟子曰：吾未解大道之時，亦嘗學焉。辟穀之法，數千百術，行之無效，爲之無徵，故廢之耳。觀吾所從學師三人，或自稱七百、五百、三百歲，然吾從其學，未三載間，各自殞沒。所以然者，蓋由絕穀不食，而啖百果，享肉則重盤，飲酒則傾罇，精亂神昏，穀氣不充，耳目迷惑，姪邪不禁，吾問其故何？答曰：老子云：“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。”徒當日損耳。然吾觀之，但日益而不損也，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。且堯舜周孔，各不能百載，而未世愚惑，欲服食辟穀，求無窮之壽，哀哉！

問曰：爲道之人，云能卻疾不病，弗御鍼藥而愈，信有之乎？何

以佛家有病而進鍼藥耶？牟子曰：老子云：“物壯則老，謂之不道，不道早已。”唯有得道者，不生亦不壯，不壯亦不老，不老亦不病，不病亦不朽。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。武王居病，周公乞命，仲尼有疾，子路請禱。吾見聖人皆有疾矣，未覩其無病也。神農嘗草，殆死者數十；黃帝稽首，受鍼於岐伯。此之三聖，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？察省斯言，亦足以廢矣。

問曰：道皆無爲，一也。子何以分別羅列，云其異乎？更令學者狐疑，僕以爲費而無益也。牟子曰：俱謂之草，衆草之性不可勝言；俱謂之金，衆金之性不可勝言。同類殊性，萬物皆然，豈徒道乎？昔楊墨塞羣儒之路，車不得前，人不得步，孟軻闢之，乃知所從。師曠彈琴，俟知音之在後；聖人制法，冀君子之將覩也。玉石同匱，猗頓爲之於悒；朱紫相奪，仲尼爲之歎息。日月非不明，衆陰蔽其光；佛道非不正，衆私掩其公，是以吾分而別之。臧文之智，微生之直，仲尼不假者，皆正世之語，何費而無益乎？

問曰：吾子訕神仙，抑奇怪，不信有不死之道，是也。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？佛在異域，子足未履其地，目不見其所，徒觀其文而信其行。夫觀華者不能知實，視影者不能審形，殆其不誠乎？牟子曰：孔子曰：“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！”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，各知其後所以終。顏淵乘駟之日，見東野車之馭，知其將敗；子貢觀邾魯之會，而昭其所以喪；仲尼聞師曠之絃，而識文王之操；季子聽樂，覽衆國之風。何必足履目見乎？

問曰：僕嘗遊于闐之國，數與沙門道人相見，以吾事難之，皆莫對而詞退，多改志而移意，子獨難改革乎？牟子曰：輕羽在高，遇風則飛；細石在谿，得流則轉；唯泰山不爲飄風動，磐石不爲疾流移。梅李遇霜而落葉，唯松柏之難彫矣。子所見道人，必學未浹，見未博，故有屈退耳。以吾之頑，且不可窮，況明道者乎！子不自改，而